

世纪末热点追踪系列

◇海州子 著

走

进他们

当代中国男性色情行为调查

近来，成都、深圳、北京、

上海等城市悄然出现了一批正呈

上升趋势。以身体换取钱财，被

人们称之为



的男人。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第一部直面打击男性色情活动

纪实

中国第一部全面直击男性色情活动的长篇纪实

走进他们



海州子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末热点追踪系列

走进他们——当代中国男性色情行为调查

海州子 著

责任编辑：班 果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印张：12.5

字数：250千

版次：1999年3月第一版 199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225-01693-8/I·385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以男妓（俗称“鸭”）为描述主体的书，我以为这至少也算是个缺失吧！因为，男妓与众多的暗娼、三陪小姐和卖淫女一样，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现实存在。他们和她们都以出卖自己的青春和肉体为代价，换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于是，社会风气由此深受毒害，许多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也因之分崩离析——传统的社会颓风在今天文明和法制的社会里，居然有了如此畸形的发展，并产生了如此恶劣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思。

漠然以对，坐视不理或简单的诟责或辱骂不应该是我们对待男妓现象的态度，我们也不能仅仅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男妓的出现，缘于一种奢糜、堕落的生活观念，缘于一种不需付出劳动便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的阴暗的非健康心理。而由一种观念所生成的社会现象，很难在某种外力的强力挤压下彻底消声匿迹。

也就是说，司法机关的重拳出击，只能使这种现象消匿于一时，却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这种缘于一种丑恶的生活观念的同样的丑恶的社会现象。

故而，对“男妓”的治理和清扫，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情。除了司法机关的打击，我们的社会学者、新闻媒体、医疗部门等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商对策，从这一现象对社会和家

庭的危害、对操此业者从生理到心理的损害，都进行深层次的揭露、研究和剖析，由此使“业”中之人产生忧惧之心，并最终抽身而退，远离丑恶，走一条人生正道。

也因此，我希望《走进他们》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光华

1998年11月

序

大约2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996年的初秋时节，我采访北京一家热线台的主持人赵晋女士。赵女士已近不惑之年，但因为保养得挺好，所以，看起来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从1992年开始做热线主持，据她说，她通过热线接触的人已不下两千。这些人大多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生理或心理方面的问题而向她求教的。我问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无限感慨地说了一句：

“一言难尽！”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地点是在昆仑饭店的咖啡屋。秋天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我清楚地看见她眼角那细细的鱼尾纹。即使保养得再好，人毕竟还是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青春不再，然后慢慢老去——谁能抗拒这无情的自然法则呢？！

“真的，我真是不想再做热线主持了！”

她说。

“为什么？”

“心累！”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告诉我：“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跟所有正常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念、虽不免庸俗但很实用的处世哲学。但是，一天天地接那些电话，听那些从心理到生理都绝对称不上正常的人，谈他（她）们的畸形的

恋情，讲他（她）们内心的感受，矛盾和冲撞——一天天这么持续下来，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正发生着一种奇妙的、可怕的变化。好像，我在不知不觉间也变成了与他（她）们相似的一个，也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与他（她）们相似的问题，与他（她）处身于同一种状态，这种感觉真是太可怕了。您想想，以前，你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可有一天你突然发觉自己变得不那么正常了，这难道不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吗？”

“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问。

“你甚至都无法想像。”

赵晋很肯定地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赵晋一直都在给我讲述她在热线里接触到的那些让她感到“可怕”“可怖”的人群：那是一群性倒错者，是一群为社会所不耻的乱伦者，是一群让人无法评说的同性恋者，是一群败坏了无数个家庭的幸福、也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吧台小姐、卖笑女子，是一群目前人数尚少、但正呈蓬勃发展之势、专门从富婆、款姐身上讨生活、吃软饭的男“鸭”……

我得承认，正是那次谈话，才有了这本书最初的构想。我决定走进那由一群特殊的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世界，去探寻那一个个小世界里真正的隐私。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王强：“鸭”的五年计划 (1)

一位年轻气盛的“鸭”在一群富有且有闲的女人们中间飞来飞去。“鸭子”付出的青春、人格、尊严都是巨大的，但潜在而无形。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却是有形的100万人民币。因为一旦拥有了这笔有形的可观的资金，他就可以重新开始一种体面的人生。然而，“鸭”的生涯，他能彻底忘却吗？他那时若是回首往事，又将如何面对曾经的、不光彩的经历呢？

“鸭子”王强驾着一辆富婆送他的捷达车走了……

第二章 成都：“鸭”吧探秘 (41)

成都，一群“鸭子”在“鸭”吧里做着淘金梦。

他们的经历，足令我们所有人都触目惊心。

即使是“鸭”吧的女老板，心中也深藏着

一段沾满屈辱和血泪的爱恨情仇……

走进成都的“鸭”吧，对我们的神经与意志力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第三章 薛丽影：让梦随风…………… (143)

那个美得让人心颤的女孩依偎在她的白马王子的
肩头；

周围一片宁静，只有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
曲那轻柔的旋律，水一般将他们覆盖。魔鬼的敲门声
打破了夜的宁静。一个狰狞的女人将白马王子带走了。
曾经的爱之梦，随风而逝……

第四章 冯志刚：东京畸情录…………… (199)

一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拍案惊奇”，一件奇特
又发人深醒的涉外诉讼——日本老妇人要求中国留学
生赔偿其投资款，中国留学生则诉请法庭，判令日本
老妇人赔偿其肉体及精神损失费……

庭长对原告、被告的评价是：男的卑鄙，女的无耻！
一切，都发生在那个鬼使神差的假期……

第五章 姜心泉：“混”在纽约…………… (230)

小职员绞尽脑汁，使劲万般解数，终于“混”出
国门，“混”到了纽约。他本以为美国处处是黄金，绿
花花的美钞随地可拾，但在那家餐厅和妓院二合一的
淫靡之地，他被各种肤色的女人淘空了身子，甚至屡
蹈险……姜心泉终于赚了一笔美金“凯旋归来”。但他
失去了什么，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第六章 深圳：男鸭悲情记 (277)

在深圳，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男“鸭”们，并非都是香车宝马、纸醉金迷的一群。相反，他们时时都感受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情结：他们透支着自己的精血与健康，他们丧失着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他们的青春岁月与人的正常天性如纸一般的苍白。生命中美好的一切，已经注定了将与他们无缘……

第七章 专家访谈 (341)

后 记 (349)

第一章

王强：“鸭”的五年计划

一位年轻气盛的“鸭”在一群富有且有闲的女人们中间飞来飞去。“鸭子”付出的青春、人格、尊严都是巨大的，但潜在而无形。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却是有形的100万人民币。因为一旦拥有了这笔有形的可观的资金，他就可以重新开始一种体面的人生。然而，“鸭”的生涯，他能彻底忘却吗？他那时若是回首往事，又将如何面对曾经的、不光彩的经历呢？

“鸭子”王强驾着一辆富婆送他的捷达车走了……

“……5年之内，我要挣足100万，我将拥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全新的生活；
否则，我现在的^{所有}付出将失去意义……”

——摘自王强日记

王强小档案：北京人，出生于1978年8月6日；1988年毕业于北京某中学，1989年进入一家饭店当侍应生，1994年成为一名职业男“鸭”。在方庄小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住宅；坐车：九七年产白色捷达……

1995年7月，一个自称叫王强的男青年给热线台打电话。当时，正是赴晋当值。

“我叫王强，老师您贵姓？”

赴晋告诉我，那个叫王强的男青年说话声音很好听，语气谦恭有礼。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有教养的青年。

“我姓赵。您有什么事吗？”

赵晋问。

“赵老师，我内心很痛苦。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那您的职业是什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赵晋温和地问。

一般情况下，赵晋都要先问清楚对方的职业，这有利于和对方的沟通。

王强显然犹豫了一下。赵晋说她似乎也能感受到对方拿电话的手在发抖。

“我……我是个鸭。”

下了很大的决心，王强才说出了这句话。声音涩涩的。

赴晋说她当时的心也是忽悠了一下。

楞了好一会儿，赴晋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或许正是赵晋的沉默，刺激了王强的述说欲。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

“不错，我是一只‘鸭’，是一只专门向女人出卖青春、出

卖肉体的‘鸭’；我无耻，我下贱，我浑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你唾弃我吧，嘲骂我吧！”

“等等！等等！”赵晋阻止了他歇斯底里般的莫明发作，“我们打电话，就是想从我们这里寻求帮助，我如果不问清楚你目前的现状，包括你的职业，我怎么能很好地帮助你，为你释疑解惑、指点迷津呢？请相信，我对你毫无恶意，更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仅仅是一种工作需要。这一点希望你能体谅。”

王强的态度缓和下来。

“我明白。对不起，请原谅我刚才的不理智，我失态了。”

语气里有一种自责和歉意。很诚恳，教人无法拒绝。

“那么，就请谈谈你的事情吧。放心，你肯定会发现，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

赵晋不失时机地鼓励他。

“我高中毕业已经4年了。我今年22岁。在学校里我的成绩一般，但我酷爱乒乓球，打横拍，同学们都说我打球时的神态特别像世界冠军孔令辉。不过我没有孔令辉那么大的成就。我只是取得过全市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的亚军，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了。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参加了高考，比录取分数线低了26分。我原本并没有指望自己能考上什么全国重点之类的高校，像北大呀，清华呀，人大呀，我知道凭我的实力，我这辈子都考不上的。我只希望能够上一所非重点的普通高校。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希望也最终破灭了。26分的差距，使我只能站在大学校园的墙外，一个人独自徘徊。那时，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回校重读，准备第二年再次参加高考；二是回家待业，抽空打打工什么的，反正现在公司、餐馆都很多，干干小工、打打杂之类的事我还是可以做一做的。从内心来说，我特

别倾向于第一个选择：回校重读。但这样要给学校交一笔数目不菲的重读费。我妈妈早已病退在家，父亲在一家电机厂，效益很差，半年前刚刚下岗，只拿50%的工资，家庭经济上很困难。我不愿意看父母愁苦的眼神，不愿意在他们已经很沉重的肩头再加上一副绝不轻松的担子。一咬牙，我做了第二种选择，虽然我心里很难过。”

说到这里，王强停了停，好像是要平息一下自己复杂的心绪。赵晋的心也被一个无奈的选择压得沉甸甸的。她柔声说：

“不着急。我会耐心听下去的。”

“有一段时间，我疯了似地跑各种人才招聘会。国际展览中心的，北京体育馆的，这些地方只要有招聘会，我场场不拉。可慢慢地，我就心灰意冷了，因为人家根本就不需要我这种学历的。大学本科找单位都困难，只有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的，才能有些市场，专业还得是热门的。看来，我的希望只能是阳光下的肥皂泡了，‘嘭’的一声以后，就什么都没了。那天，我无望而痛苦地在街上闲逛。一无用处、只能靠父母吃闲饭的现状让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路走我都在心里痛骂自己的无能。身高一米八，面貌也算俊秀的我，怎么就不能为自己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呢？难道我就那么没用吗？

“我路过一家饭店，可能是刚开张不久的，因为门前的花篮和花篮里业已凋萎的花都还没有清理掉。大厅台阶下面还立着一块木牌，写着几行招聘的信息。我看了一下，见要招聘的对象有大堂领班、厨师、调酒师和男女服务生。我突然想，领班咱干不了，也没有厨师、调酒师的专业技能，但服务生咱未必干不了吧！那好歹也是个职业呀，至少能赚到我自己的吃喝穿用，而不必再事事都向父母伸手了。这么想着，我就不再往前

走。我上了台阶，走进那家饭店的人事部门。

“出奇的顺利。主管招聘的人问了问我的大概情况，就让我在几张表格上写下了相关的内容。‘你明天就来上班吧！’主管告诉我。

“在完成了1个星期的岗前培训后，我便正式上岗了。我的身份是餐厅的服务生，为客人送茶、递毛巾、上菜。那段时间里，北京有许多家饭店都将通常是由女服务员干的活交给男性服务生去干，好像是一种新潮时尚似的。但我对‘新潮’‘时尚’什么的毫不关心，我在乎的是我终于拥有了一份工作，我终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所以，在同一拨被招聘的服务生中，我干得最卖力。

“转眼间冬天就到了。我记得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中午，我接待了两位仪容华贵的女客人。她们手上的钻戒和脖子上的钻石项链，一望便知是一个绝对富有的阶层的人才能够享受的。那是一种巨富的标志。

“她们点的菜倒很简单，三盘素菜加一个果盘，但却每个人都耍了两大扎嘉士伯扎啤。我在她们三米外的地方照应着，见她们除了大口大口地喝啤酒，就是一根根地对着抽烟，菜根本就没动。

“果盘端上来以后，她们很久都没动。后来，她们中间一位披着大红羊绒围巾的用手指夹了颗挺饱满的美国提子送到嘴里，但旋即就‘呸’地一口吐回到果盘里，‘真难吃！’羊绒围巾皱着眉头对同伴说。她的同伴，那个有着一双细长眼睛、长相清秀宜人的女士回答说：‘这年头什么没有假的？这提子说是美国产的，没准就是郊区哪个果农在自家的暖房里栽培的哩！难吃一点都不奇怪！’

“细长眼睛的说着，冲我招招手：

“‘先生，把这果盘端下去吧！’

“果盘里的时鲜水果有美国的蛇果、提子，马来西亚的香蕉，泰国的弥猴桃，新疆的哈密瓜。说良心话，都是饭店通过特殊关系从它们的产地直接空运过来的。运来后，又都进行了极为严格的保鲜处理，所以，价格自然不菲。那一大盘水果整整值我一个月的薪水。羊绒围巾‘呸’地一口就‘呸’掉了我一个月的薪水。将果盘端下去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想，当初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除了作了性别上的划分之外，原本并没有作这种贫富的区别。那么为什么我与她们之间竟会有这么大的距离呢？！

“她们每个人都喝了两大扎啤酒之后，桌子上的菜还是几乎都没动；羊绒围巾想再要两扎，细长眼睛说：‘算了。要是再喝下去，我们俩可就要出洋相了。’

“羊绒围巾挥挥手：‘洋相不要紧，只管喝扎啤。’冲我一招手：‘再端两大杯。’

“细长眼睛的提了个折中办法：‘算了，咱就再要一大杯，每人分一半，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分酒分酒，越分越久。’

“羊绒围巾听了就笑，说：‘你这话是啥意思呢？是说分了酒喝咱俩的朋友关系长久呢，还是说咱俩要分开很久、很久呢？’

“细长眼睛的跟着笑，说：‘你还不错，没喝多，居然还能听出我编的这句瞎话的自相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

“羊绒围巾就气冲斗牛地宣称：‘那是，当初我摆迷魂阵钓我那个死鬼老公的时候，曾经一气喝了这样的八大杯。这可不是吹牛，不信你去问小娟，祥子也知道。’

“细长眼睛赶紧说：‘我信我信！’

“我端上来一大扎，按照她们的要求倒在两个小杯子里。羊绒围巾显然对我倒的酒不满意：

“‘你怎么倒的？培训时你们老师没告诉你们吗？倒啤酒得倒出三分之二的酒和三分之一的沫，这才叫水平。你看你倒的什么酒？’

“我赶紧道歉：

“‘对不起，小姐！’

“‘什么小姐不小姐的，本人都40多了，早过了小姐的年龄了，应该叫太太！’羊绒围巾抢白我道。

“‘对不起，太太！’

“我改口说。

“‘噢，太太也不是很对，听起来太俗，你应该称呼我夫人。’

“羊绒围巾说着，凶凶地瞪着我。

“‘对不起，夫人！’

“我改口说道。

“我觉得我心里正有一股怒气在一波一波地往上涌。

“虽然培训时教员曾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们：永远不能对顾客恶语相向。因为对于饭店来说，每一个客人都是衣食父母，都是上帝。所以，有气得冲自个发。想骂，那就骂自己；想打，也得打自个。虽说委屈了自己，可客人满意了。客人一满意，带给饭店的自然就是可观的利润了。这就是饭店经营的终极目的。

“这些话我都知道。平时我也努力去这么做了。但那一次，我却忍不住地要发作出来。我觉得我的人格和自尊，正被羊绒围巾像摔一件什么不值钱的东西那样地摔打着。这才是我最难以忍受的。你比我多什么？不就是多几个槽钱吗？

“我正要发作的时候，细长眼睛的站了起来：